#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集部

#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六　宋　魏仲舉　編

## 書

### 上宰相書

一有三首字一有一首字韓曰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其後以博學宏辭三試于吏部無成故十一年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皆庸人故不能用公是年五月遂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嚴曰光範

門在宣政殿西南通中書省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樊曰釋草云莪蘿蒿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一無也字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孫曰古者貨貝五貝為朋百朋言得祿多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以賜

之作錫賜一厚禄以寵貴之云爾一本作又當爵命賜之厚禄云耳其卒章曰泛泛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舟也一本舟字亦作載浮沉者物也孫曰浮沉猶輕重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心美之也君子之于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于其才無所遺焉

補註邵氏聞見録云退之于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盖少作也

云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一本無此句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所錢穀甲兵之問不至于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厤曰退之以大歷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名不著于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

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韓曰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孫曰抑退抑也與助也○與一作興辯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一無守字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祝曰懟爾雅云怨也詩强禦多懟○懟音隊以求知于天下亦不悖于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祝曰譸張誑也書民無或胥譸張為幻○譸音輈無所出于其中四舉于禮部乃一得三選于吏部卒無成一作卒無所成嚴曰答崔立之書云年二十時苦家貧及

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因詣州縣求舉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書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因復求舉亦無幸焉則此所謂四舉三選也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孫曰恤恤乎昭十二年左氏之文恤恤憂皃濱于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所謂抑長育之使成材一作使其成材材一作才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

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作古君子之相其君也一本無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韓曰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一年一本漏一字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于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一作若不得其志則云云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補註書洪範注云民戢有道有

所為有所執守汝則念錄取之不協于極一作弗協于極不罹于咎一作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補註書洪範注云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不罹于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康而色而汝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補注書洪範注云汝當安汝顔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一作君子而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自抑又聞至謂也三十字一本無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

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没于利而榮于名也作役一没

盖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于求人

下之于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

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

不必讓于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㾾于其自進也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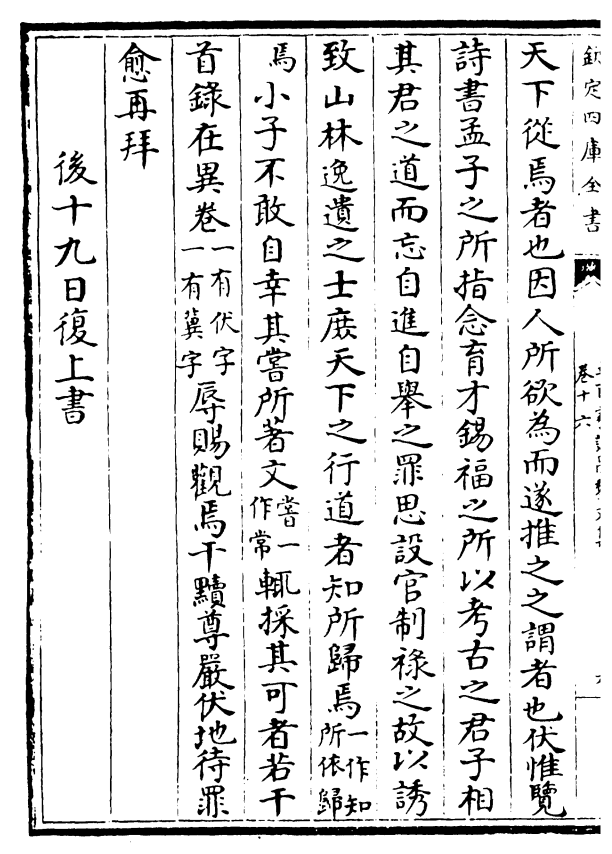
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

下從焉則一作其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矣也一作令

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

有逸遺者屢詔内外之臣旁求儒雅于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無其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孫曰閒即閑暇之閑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于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補注三國志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孫曰狖猿類余救切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俗作一故甘心自絶而不悔焉而方聞今國家之仕進者一無今字必舉于州縣然後升于禮部吏部試之以

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者萬不有一得焉彼唯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于人也（惟一作之）今若聞有以書上宰相而求仕者（上一作進）宰相不辱焉（宰相字上一有而字）（一有以字）而薦之天子天子爵命之而布其書于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以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天下從焉者也因人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一作知所依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嘗一作常）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一有伏字 一有冀字）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

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强人而為饑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于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盜賊䓗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畧不知恥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于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于其側

者雖其所慴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人字一作仁人二字彼介于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慴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往奔盡氣往一作狂濡手足焦毛髮一有且字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强學力行有年矣愚甚一無甚字一作其愚甚一作其愚也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于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

見之矣歟一作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歟有

來言于閤下者曰有觀溺于水而爇于火者有可救之

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

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一無曰字子言則然矣

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

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

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

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一有使及二字防

禦營田及諸小使等（一無及字）尚得自舉判官無間于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于盜（韓曰禮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與遊辟也可人也）或舉于管庫（韓曰禮記曰趙文子所舉于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黃唐曰韓上宰相書歷道飢寒有溺爇于水火大聲疾呼之語柳上宰相書序）

其大厄比之號墜望救于千仞之下惟其不顧夫不用而窮乃士之常古人寧有乞憐如是乎或曰言不足以盡人柳喈進改節咎其言可也韓無可咎安得信一時之言皆其終身乎曰不然韓子亦幸而舉進士耳使其

三書後薦謝恩權門將委己以從人耶抑以身而徇道耶故論人于己然則韓子之賢誠所難能觀人于未然則韓子之言不足為法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羇旅一無二字前鄉貢進士韓愈再拜言相公閤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也其急于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孫曰史記周公子伯禽就封于魯周公戒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

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賔貢天灾時變昆蟲草木之妖孫曰說文云昆虫虫之總名妖孽也昆虫草木之妖如五行志所載是矣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于周公者哉不惟不賢于周公而已豈復有賢于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于周公之化

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于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

變見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如比于百執事如一作至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

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一有閤下其亦察之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于自進者以其于周不可則去之于魯于魯不可則去之于齊（一無之于齊三字）于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于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數色角切）而

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然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尊威惶恐無已愈再拜

答侯繼書

韓曰正元八年繼與公同登進士第十一年公上宰相書不報遂東歸將出京作是書且云惟足下以吾退歸因謂不復能自强不息故因書奉曉此則公上崔虞部書之時然則公時勵志如此宜乎為百代文章之宗學者仰之如山斗云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于崔大處補注崔大名羣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謌而復之不能自休爯知足下

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開一作聞）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于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欲一作復）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行亦自念（一無行字）方將遠去（將一作當）潛深伏隩（祝曰隩四方土可居爾雅厓內為隩韓曰隩水厓也又藏也○隩於到切字一作奧）與時不相聞（時一作世）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六經之外百氏之

書未有聞而不求求得而不觀者也一無也字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於一作于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歐本無方藥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户雖今之仕進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為大賢君子者也趙本無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媿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于汲汲于時俗之所争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而一作即此吾今之志也一本此吾之本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

能自強不息一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為不進而衆人進未始為不退也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趙本月字作旬有相問者為我謝焉愈再拜

答崔立之書

樊曰立之字斯立正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正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乃遺公書比之獻玉者故公以此書復之然公所學者堯舜三代孔孟之道其文則六經古文也時吏部所試者時文爾公以古

文為寶而吏部試以時文則公之玉蓋未嘗獻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樊曰狼狽獸名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蹎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手筆上一有于字扳援古昔扳皮班切援于元切詞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一無足下之三字得之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于他人

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故一作固不然何

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

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

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于

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

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

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

好惡出于其心司下一有者字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

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亦禮部之類也（一無也字）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乎俳優之辭（乎一作於）顔忸怩（忸女六切怩女夷切）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一無所字）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媿焉夫所謂

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進于是選（于一作於）僕必知其懷慚（一無僕字懷字作媿）乃不自進而已耳（一作矣）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于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于今之世（生一作出）其道雖不顯于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孫曰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竹器容一斗二升）決得失于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

養孤窮其大得葢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良工之剖（良工一作工人）然後見知于天下雖刖兩足而不為病（韓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厲王殁復獻武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右足至共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郊王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孫曰琴操卞和得玉獻楚懷王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也王以為欺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王又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為荆王和抱其玉而哭王使剖之果有玉乃封為陵陽侯○一本無而字一本作兩刖足而不為痛）且無使勍者再尅（勍强也渠巾切）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

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振者趙本振字作進尤非相悉之辭也尤非一作非尤僕之王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我戚戚也一無足下二字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未及一作未有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一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御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韓曰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若湯乃詐忠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曰居一障間山

自度辯窮曰能乃使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顏師古注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徼以扞寇乘謂登而守之也公之意取此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所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樊曰李習之答皇甫持正書云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淺鄙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人覩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竊不自度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未必辯名于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于無窮進之所謂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習之此論出公此書故耳○趙本作著盛德于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

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刖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 答李翊書

樊曰公答李翊二書或作李翺非也正元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于禮部公以李翊薦于傪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作歟補注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為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詞甚高而其問

何下而恭也能如是一無此三字一止無能字誰不欲告生以其道一作之以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一本作誰不欲告生以其道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趙本外字作餘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室者也室一作宮一無也字烏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于人矣一作而可取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一有

耶字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勢一作世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曄光也域輒切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一作秦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補注禮記曲禮儼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一無其字如是者亦有年

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于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汩汩水流貌音骨又胡骨越必二切）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一無心字）譽之則心以為憂（一無心字）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樊曰自三代以還陵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興正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正元末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唱其觀于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者大聲不入于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為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為憂李漢所謂將入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

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汩汩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諭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一作府無迷其途無絕其源一作無虛其府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嚴曰昔人論文章以氣為主退之論佛骨徙鱷魚其使常山也視王廷湊若軒渠小兒以片言折三軍而牛元翼立出則氣之所養可知矣故其文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

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豈非氣之盛者言亦從之乎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得用於人者趙本得字作待其肖於器一有邪字無則時用焉四字則時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趙本施字作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一作有志乎古人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

問於愈者多矣一有愈字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重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一作恭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補注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得一作能宜乎余之

不為也(余一作愈)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嚴曰孟子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互鄉之人雖難與言童子雖無知然能潔己以進聖人斯與之進矣又奚待其禮踰而情過耶)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耶求益於我耶(益一作答)其思廣聖人之道耶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耶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一無生字)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耶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代張籍與浙東觀察李中丞書

韓曰中丞名遜字友道荆州石首人元和五年年八月以遜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為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代之為書上遜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嚮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一無者字）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一無居字）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得一本作能字）惟足下心事犖犖（犖呂角切一作卓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一之作於）近者閤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孫曰翺字習之為浙東觀察判官元

和六年以事至京師籍於李君朋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一本所上有其字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一無而字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致字一作自致二字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一無能字既數日復自

耆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棄於俗輩（一無棄字）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補注浙東所管七州謂越睦衢台處温明也○一本無水字）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句一本無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也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則一作故別一作計）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平生所知（平生字上一有心中二字）閤下能信而置之於門耶（置一作致）籍又善為古詩（樊曰白樂

天賜籍詩云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一有也字閤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其一作藉閤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聽一作聆一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孫曰國語曰矇瞍修聲矇瞍盲也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庶幾下一有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也一無也字閤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

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閤下裁之籍慙靦再拜靦音腆諸本無此五字

## 答李師錫秀才書

韓曰李觀卒於正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孫曰師錫蘇州吳人或曰李師錫圖南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則一作即盛有所稱引孫曰稱引稱誦也○一本作稱況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包一作苞於尋常人

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庸衆人一本作非庸衆人趙本作非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即如元賓焉補注呂居仁云公此數句蓋出于孟子或問百里奚自鬻于秦一章最見抑揚反復處其後曾子固答李沿書亦如此類宜皆詳讀○即一作則今者辱示書及文章一作今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怳說文云狂皃許往切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孫曰不汚不苟也甚矣子之心有似乎吾元賓也乎一作於一無吾字

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孫曰深於是者謂好其道焉者也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 答陳生書

韓曰陳生或云名商或云名師錫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己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此與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説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

迂闊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榮顯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于聾求道于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詞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一作利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以信而事親以誠嚴曰病乎在已蓋若

所謂舜為法于天下我猶未免為鄉人是則可憂是也順乎在天蓋若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也待己以信者信道篤而自知明是也事親以誠者啜菽飲水盡其歡是也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然為衆人然一作焉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趙本去此十一字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一作於其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

者一作於其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文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者也養一作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其質而厚于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一作古人之學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獨守是說而俟見知焉獨一作猶一無知字愈白

## 答李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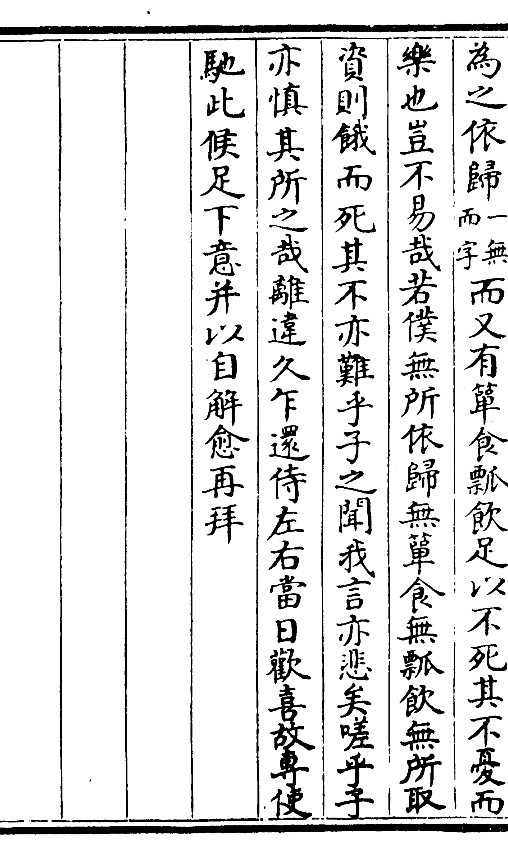
韓曰公貞元十五年以董晉死於汴後依張建封於徐未知所去就意習之以書勉之俾之入京城故公此書言其窮空家累無託及前日客京城之狀以答之

使至辱書一作使來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來一作交不容於心嗟乎子之書言意皆是也一無書字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孫曰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趙云養體之具家累一無以有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

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誠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一作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驅一作執間一作門）開口論議其安能有所合乎（所一作以）僕在京城八九年（孫曰謂應進士時也）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已加長矣（一無已字）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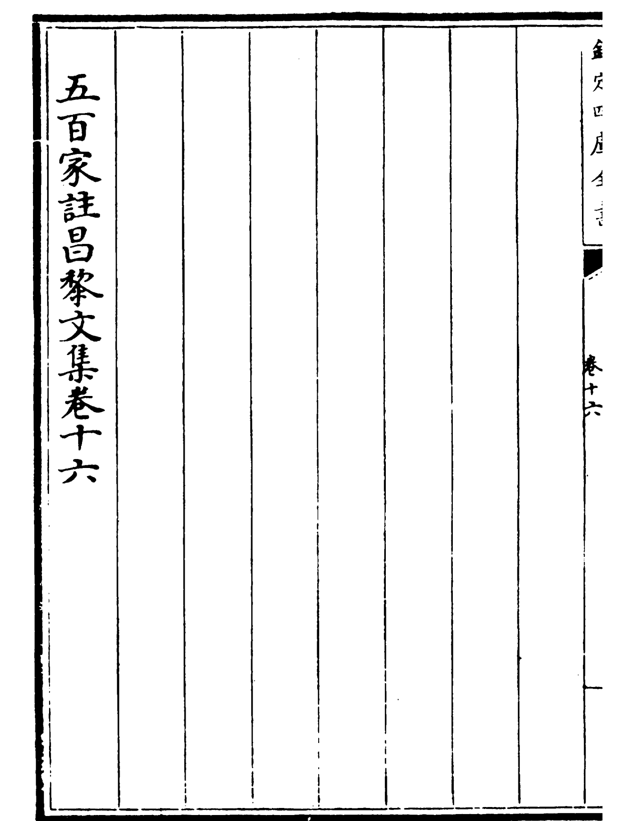
明天子在上（得一作豈）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誼者多乎（誼一作義）以僕遑遑於其中（僕下一有道字）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忌一作忘）內無所資外無所從（一作縱）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音汚）而處其所樂哉非不願為子所云者（為一作如）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孫曰此謂張建封幕府嚴曰謂在南陽公幕中）

也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一作渴而飲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尤少所一作其一無尤字不知我者尤多尤一作猶吾豈樂於此乎哉一無豈字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以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昔者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趙本無在陋巷三字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而





為之依歸一無而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歡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六

謹案卷十五第三頁前八行若愈之愚不肖刋本

脫之愚二字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增

第五頁前三行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屯之役

夫刋本脫下屯字據考異及東雅堂本增

第五頁後二行注舊本作符離實我國名又附麗

也刋本我訛戎名上衍也字據考異及東雅堂

改刪

第六頁後七行注叔向適鄭刋本向訛孫據左傳

改

第七頁前二行内仁而外義刋本脱而字係沿舉正之誤考異已辨其非今據增

第九頁後八行孫武順聖樂刋本訛順聖文武樂按東雅堂本亦作文武順聖樂此又倒置也據

新唐書改

第十三頁後七行注改河南令刋本南訛陽據唐書傳改

卷十六第四頁前八行注民戢有道刋本脫戢字據書傳增

第五頁後五行猿狖之與居刋本與訛所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一頁前一行注一有閤下其亦察之六字刋本有訛作按考異有此六字注謂此也今據改

第十一頁前三行則去之於魯及則去之於齊考異及文章軌範並無於字文義似優存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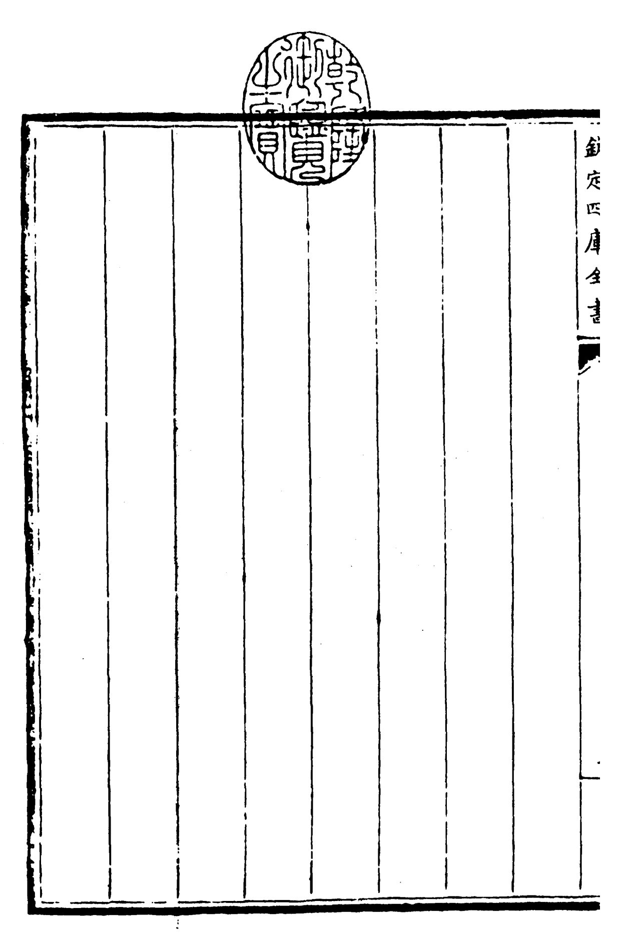
第十七頁前八行而其問何下而恭也刋本而訛高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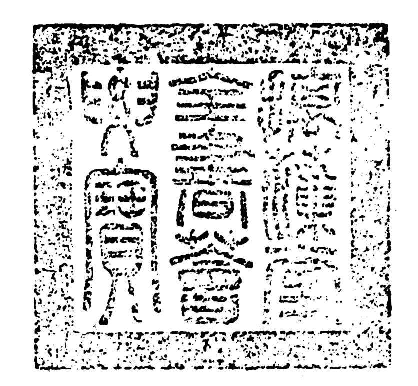
第十九頁後三行及四行注一有邪字無則時用馬四字刋本邪下脫字字又脫則時用馬四字句據考異及東雅堂本增

第二十五頁前八行注一作於其外刋本作訛本據文義改

第二十七頁前七行而處其所樂哉天德堂本作

而處其所可樂哉
存異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貢生臣潘沛然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七　宋　魏仲舉　編

書

上張建封僕射書

集註建封字本立兖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為不可其不諂於富貴之人可知也

九月一日

愈白退之以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之喪自汴之洛聞汴之亂遂來彭城依張建封至

秋欲辭去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因留幕中受命之明日見院中事目有晨入夜歸一件以為不便乃於九月一日上書言之愈再拜受牒之明日節度推官牒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輙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孫曰定五年左氏王孫由于之言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望其將所以報德者望一作忘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

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趙本云亦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按孟子云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即所謂無大相過也）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一作命）而不好臣其所以受教（一作受命一無以字）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

者不好其直巳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巳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一無其字令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言此事趙云可以言此事一本作可以此言進愈之蒙幸於執事一無之字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一作待執事之待士以禮

也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也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也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也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也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也如此一無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苟如此賢字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閒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

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孫曰任昉代范雲謝表云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為速達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一本重有知己二字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埀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直均書

樊曰直均求謁於公望其稱薦為科第計其後直均竟登正元十九年第此公書所謂時或道之之力也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斯須一作傾淌）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一作篤行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為憂謝相知為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當一作答）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

時或道之於生未有所益也（趙本所字作乃）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一有不得二字）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為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上一有謂字）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嘉（一作此書尤嘉）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上于襄陽書

孫曰于頔字允元正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閤下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

嚴曰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

世者莫不有先進之士進一作達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祝曰援推引進也禮

記上弗援下弗推。援音爰推他回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跡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而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材抱一作苞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

之而未得邪一無而字其志存乎立功其一作將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而未暇禮邪一無而字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閤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孫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共國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樊曰戰國策燕昭王謂郭隗曰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對曰誠欲致士先從隗始王築宮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往焉○隗五賄切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閤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一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一無

而字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一無之世所二字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磊落奇偉之人磊魯又猥切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觀覽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 與崔羣書

韓曰羣字敦詩清河人正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羣為宣州判官而公為國子四門博士洪曰劉禹錫云韓十八太輕薄謂李念八程日某與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豈不是聰明過人也按此書稱羣不容口

恐未必盡然蓋禹錫晩與公不相協溢惡之言爾

自足下離東都孫曰公時在徐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孫曰正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為宣歙觀察使群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楊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群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孫曰莊子靈臺者有持靈臺謂心也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

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一無者字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一無其字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嚴曰此書最後言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蓋在貞元十八年守國子四門博士時也退之貞元二年與羣往還至是蓋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

識者（一無所與二字）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而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一無亦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一作伏）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奥而不見畛域（畛音軫）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

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何從一作從何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一無以字不致白黑於胷中耳致一作置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一作法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

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於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不嗜上一無有字）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炙之夜切）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竟如何（一作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

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羮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無怠崔君無怠樊曰自太史公作伯夷列傳因論顏夭蹠壽且曰天道是邪非邪公至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曰天與人必異其好惡無疑然終之曰崔君無怠則亦勉其在己者而已此子厚天說所以歸之於仁義之意也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見題注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韓曰伊山名潁水名嚴曰伊潁二水名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潁水舊云

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陽城縣今省入河南登封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憊蒲拜切左車第二牙孫曰僖五年左氏輔車相依脣亡齒寒注云車謂牙車也嚴曰車齒本所着骨也退之是時年方三十六齒落眼昏鬢髮皆白可謂早衰矣嘗有齒落詩去年落一牙蓋此年作也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強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一作小兒滿前不能顧滿下一有眼字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

南家宣城𨽻曰公嘗官滿便終老嵩下一有山字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京給事書

樊曰京字慶復大歷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七年京以考功員外郎公以四門博士皆議禘祫十九年京遷給事中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

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專一作辱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閽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一有矣字屬乎其言若憫其窮也一有矣字退而喜也以告於人以一作知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嚴曰謂為四門博士謁告還洛之時也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

容其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其若不接其情也（一作於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令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邀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文（一無文字）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孫曰郊時為漂陽尉）生紙寫（補注邵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令人少有知者。生字今本作乏）不加裝飾皆有指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

更寫閤下取其意而略其禮（意一作言）可也愈恐懼再拜

## 答馮宿書

（孫曰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反復公書詞而考之必其避謗而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能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矣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復得吾子（一無復字）僕嘗閔時俗人有耳（一有而字）不自聞其過懍懍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祝曰懍懍敬也畏也力稔切○之一作久）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

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嚚嚚之徒（嚚虛騎切）相訾百倍（訾毀也子爾切）足下時與僕並居（一無並字一無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一無之字）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一（獲作服）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以來尅已自下雖不肖人未嘗敢以貌

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孫曰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孫曰東方朔之詞恟恟恐也許勇切僕何能爾趙本作不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向一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一作猶且懼不免云云命也如何命一作故一作可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補注此本孟子之說古人有言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孫曰荀卿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

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愈再拜

與衛中行書

集注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正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晋汴州又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為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

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一本又有不敢當不敢當六字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為事者事一作業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謀與力能任者也一作知其智能謀其力能任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為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豈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一無足下二字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

惟君子得禍為不幸而小人得禍為恒君子得福為恒而小人得福為幸以其所為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補注武昌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予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已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已歟名聲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為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

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為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絶一室之内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見題註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愈再拜

上張僕射第二書

樊曰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韓曰第二書者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為第一書也補注觀堂劉夷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纔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嚴曰古者蹴踘以毛實皮蹴踏為戲後世圍木為丸以杖擊之或於驢馬之上謂之擊毬與蹴踘殊異集有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詩云毬驚杖奮合且離霹靂應手神珠馳正言擊毬也末章言此誠習戰非為劇豈若安坐行良圖亦諫止之辭也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也一作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人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趙本作人身也切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一作墜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必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

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也一無也字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一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於一作其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摇其心腑振撓其筋角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臟之繫絡甚微絡歷各切

坐立必懸垂於胃臆之間（必一作即　臆一作腹）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補注昭二十八年左氏所載叔向母之辭）雖愷悌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 與馮宿論文書

（樊曰按李習之祭公文及公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則二子始皆從公於汴州今此書云近李翱從僕學文張籍亦學於僕則此書其汴州所作歟）

辱示初筮賦（筮一作仕）實有意思但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

不知直似古人亦何有得於今人也一無有字一無得字僕為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則一作即小稱意即人亦小怪之一無即字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一無即字一無也字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者一無文字二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必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一本以為亦作謂之不知古文真何用於今世也真一作直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嚴曰子雲晚悔雕蟲潛心奥境慕周易而草太元當世之人或譏其尚白或誚其可覆醬瓿或非其僭聖作經猶吳楚稱

王蓋誅絶之罪也子雲泊然自守不以屑意姑俟後世之子雲而已子雲之言曰一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歎一作類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以一作以為孫曰譚字君山沛國相人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哉一作乎此不為知雄者一云此誠未必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芭音巴孫曰芭鉅鹿人嘗從雄居受太玄法言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一作侯芭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孫曰此禮記中庸之文○耳一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至乎至也庶幾下一無至字一有全字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一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久而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與祠部陸傪員外薦士書

韓曰修字公佐貞元十六年為祠部員外郎十八年權德輿典貢舉修佐之公時為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於修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昇乎堂而望乎室者乎一作於上同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輙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採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

之事一作士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

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

與下一有同字相知識深矣一無相字識一作誠彼之所望於執事所字一作所以二字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

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

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

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也一作文矣

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

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一有於野二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漢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補注正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後終於國子主簿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補注正元十八年雲長中進士第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温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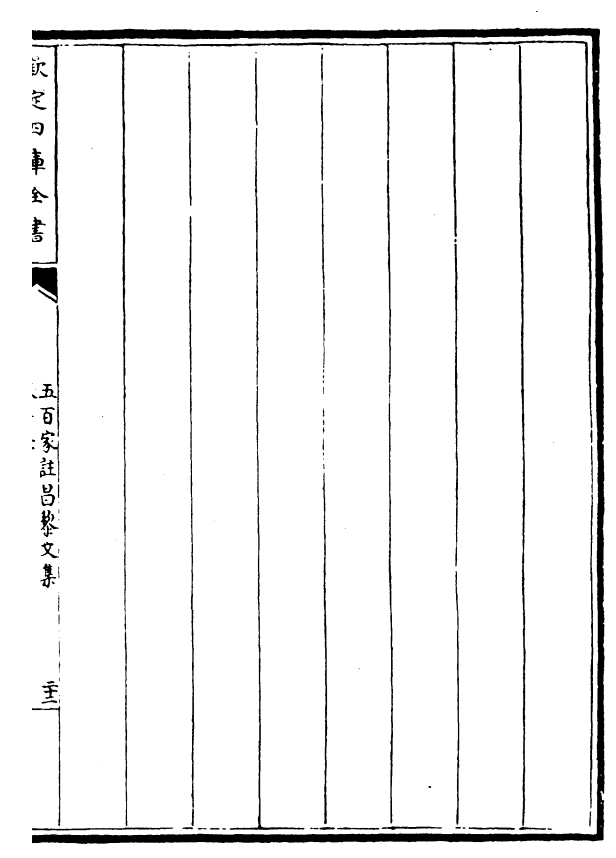
誠信無邪妄詐佞之心一作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巳久矣補注正元二十一年述古中進士第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補注正元十七年十月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兆尹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一作行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補注羣玉不見於登科記公之所薦十人九第而羣玉獨遺豈有司以京兆從子之故遠嫌畏譏矯而黜之邪凡此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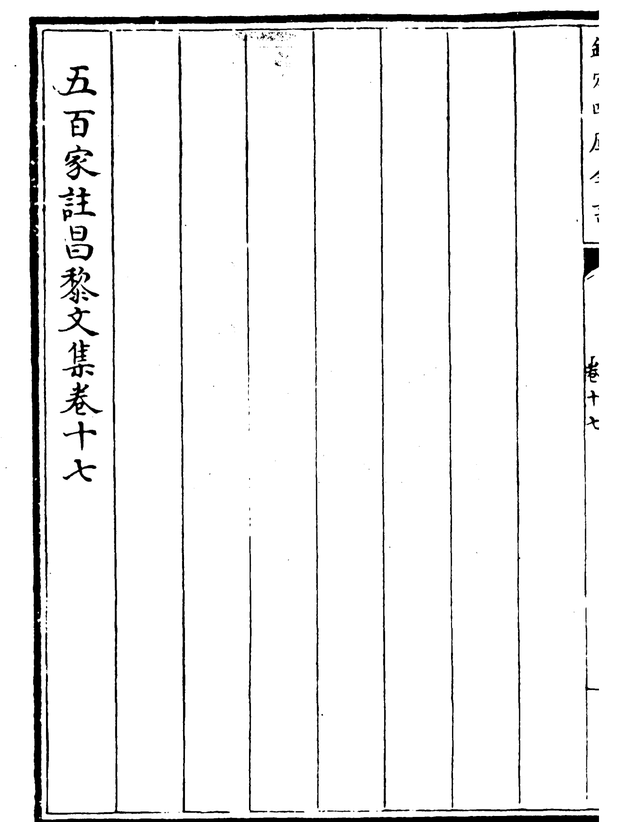
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慇懃而論之論一作語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補注貞元十八年杞中進士第張苰者補注元和二年苰中進士第苰一作弘尉遲汾者補注正元十八年汾中進士第尉音鬱汾扶分切李紳者補注紳字公垂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為丞相張後餘者補注元和二年後餘中進士第明年疽發髀死李翊者補注正元十八年中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材也

嚴曰侯喜字叔起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其次六人沈杞張苰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而權公三榜共放六人苰紳後餘不出五年之外皆

捷矣韋紓即韋玉也張俊餘即後餘也摭言所載與此書合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以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孫曰正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三人登第公與焉一本無幸字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孫曰肅字敬之礎大歷七年中第十五年卒礎音楚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樊曰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疑此是也其餘則王皆

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此句一無如此二字）至今以為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一作無所可足信者）故蔑然無聞（蔑莫結切一作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一有與字）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惶懼再拜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七

#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八

宋 魏仲舉 編

## 書

### 與鳳翔邢尚書書

孫曰尚書名君牙瀛州樂壽人貞元三年三月為鳳翔尹鳳翔隴州都防禦觀察使尋遷左神策行營節度鳳翔隴州觀察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十五年三月辛韓曰公貞元十一年五月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過潼關由鳳翔以書抵君牙葢是年六月云與鳳翔一本作與西京節度使

愈再拜（一本作月日客有韓愈者再拜上書尚書閣下）布衣之士（嚴曰阮籍奏記蔣濟曰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為王爪牙為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是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豈一作當）赫赫乎

洸洸乎孫曰洸洸武勇皃詩武夫洸洸是也○洸音光一本無洸洸乎三字功業逐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祝曰傳驛遽也周禮傳達於四方○傳音轉或願操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隍嚴曰隍音皇水名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然而未至於是者亦蓋有其說云一無其字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

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亦一作又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樊曰先是有布衣張汾者無紿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摘簿書以盜設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使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金為贈故公之辭云耳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已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百無一

二遺者焉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以書閤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以頌閤下之形容矣愈也一有固字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嚴曰大歷九年也皇甫湜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十三而能文建中元年也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嚴曰貞元八年戊云退之貞元十一年去京師過潼關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一無也字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之安危在邉故六月于邁補注詩從公于邁來觀其師及至此都一無至字徘徊而不能去者

一作而不能速去者一作而不敢遽進者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階墀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也孫曰漢鄒陽曰蟠木根柢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一作居十日而不敢將涉者以佐理為先容也一作无先為之容懼閤下以衆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敘其所以來之意一本重有之字閤下其無以為狂一無其字無一作毋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其聞木在山馬在肆孫曰莊子求馬於唐肆肆猶廄也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孫曰莊子匠石之齊石當時匠名也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逸一作遠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孫曰爾雅婿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婭詩瑣瑣姻婭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廄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爾一無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一無比字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

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一有也字然執事其知其何如哉昔者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祝曰說文售賣物去手也承諂切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樊曰燕代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之欲以駿馬見於王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見戰國策○一本作馬價三倍其與其事頗相類一有以字是故始終言之爾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

嚴曰即貞元九年宏辭試也

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地之濱大江之濆祝曰說文濆水涯也詩鋪敦淮濆○濆扶文切曰有怪物焉葢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孫曰介蟲之有甲者匹一作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葢尋常尺寸之間爾孫曰六尺曰尋倍尋曰常無高山大陵曠途絶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涸下各切爲獱獺之笑者祝曰獱亦獺屬獱獺水狗也禮記獺祭魚選獱獺睒瞲乎匽空○獱音賓獺他各切葢八九年矣一作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葢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

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泥沙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帖記 協切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致之清波乎一無致字一作波濤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鳴且號之者趙作且呼號之者一作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閤下其亦憐察

之

## 荅劉正夫書

樊曰正夫或作巖夫書云某於足下忝先進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給事劉伯芻也公詩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新題二十一詠即其人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巖夫字子耕登元和十年進士第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舉進士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

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一作皆能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之名（一無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荅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一無問字）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嚴曰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苑彼柔桑其下侯旬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一作無難無易）惟其是

而已矣一作惟其是耳如是而已矣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之一作文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沉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嚴曰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

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一作之士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探他南切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顧常一作顧必當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荅也足下以

為如何一無以為二字愈白

答殷侍御書

韓曰殷侍御殷侑也公嘗薦侑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序送其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為侑无疑○一本題作殷衔侍御又一作侍郎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慼然汗出以慙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

悶然不見已缺日失月亡月字或亦作日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别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眞儒嘆息踧踖上子六切下資昔切愧生於中顔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句一作於前人者前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嚴曰齊人公羊高子夏門人作春秋傳新注殷侑注也退之薦侑狀云兼通三傳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又聞口授指畧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叙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

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假一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況近世公羊學幾絶何氏注外不見他書樊曰後漢何休任城人太傅陳蕃辟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墨守謂如墨翟之守城不可攻也於是鄭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一作惓惓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

開釋章分句斷[一有也字]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樊曰侑欲求公序所注公羊春秋公亦許之而序及侑所注今皆無傳或世逸之邪]其又奚詞將惟先生所以命愈再拜

## 答陳商書

[集注商元和九年進士會昌五年為侍郎典貢舉此書乃商未第前以文求益於公而公為國子先生時作也]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

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所上一無之字

齊王好竽嚴曰事見韓非子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駡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一作等今舉進士於此世一有也字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誠一作華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

為也一作不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來一作求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一有之字惟吾子諒察愈頓首

## 與孟簡尚書書

樊曰孟簡最嗜佛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荅之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孫曰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獲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一云手示披讀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

愈近少信奉釋氏者一作傳愈心近少奉釋氏者此傳者之妄也一無此傳者之四字潮州時補注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刺史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十數一作數十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孫曰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于觀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乃知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為事物侵亂為學佛者所先耶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一本無上六字一本無自字以為難得一本云自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

其廬及來袁州孫曰是歲十月公移袁州刺史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補注詩旱麓之文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孫曰哀十六年左氏不為利諂不為威惕昭二十年左氏君子不為利疚不為義回疚病也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一作祟非

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一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有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孫曰九法九疇之法斁敗也書彝倫攸斁○斁都故切禮樂崩而

夷狄横切戶孟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孫曰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家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坑殺學士孫曰始皇三十五年始皇曰諸生之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案問諸生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孫曰漢惠帝四年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

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尚一無字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孫曰漢文帝時求治尚書者聞伏生藏於壁中名得之亡數十篇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一所作以以至于今泯泯也泯盡也弭盡切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

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向一作苟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祝曰後漢南蠻傳衣裳班蘭語言侏離侏離語不明之貌注蠻夷語聲也○侏音朱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為此也補注張俞論曰韓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予謂揚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然不由軻而益尊苟毀訾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子之道使聖人復生必不易予言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不仁甚矣甚一作耳釋老

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補注木鴈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二而立言行已其異五孟子於楊墨方其始也禽獸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逃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則序文暢詩澄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偏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為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為一孟子藐大人輕萬鍾名之則不往也愈則佞于明干宰相此其異者五也其曰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藐莫角切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以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

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毁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湜音植）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補注鄧璫曰韓愈始論佛骨以有關邪說距詖行之意斥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仕宦傳其真與大顛對釋氏之徒撰大顛之辭以非之誠自取也文可不擇哉）

## 荅呂醫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樊曰史記魏公子无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

攝弊衣冠直上戴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磨礱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一作賓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邪一作乎將以為友也其未成熟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其是耳一作去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

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也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一無此字）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以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阿曲一作效俗一作攻阿俗一作效阿曲）灼灼明矣方將坐

足下三浴而三熏之樊曰齊使人請管仲於魯於是嚴公使束縛以與齊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小白親迎之郊而與之坐問焉注以香塗身曰釁熏一作釁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 荅渝州李方古使君書

韓曰方古貞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河南事迹或以公嘗為河南令疑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河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房式嘗為河南尹及卒謚曰傾韋乾度以劉闢作難發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大節已虧不宜得謚唯李虞仲謂不然意使君之欲辨河南事迹者此耳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狀一無狀字慕仰風味未甞敢忘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廹切不自聊賴重序河南事迹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為益深勤企豈以愈為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是比數愈於古人而妝之何幸之大也愈雖無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可伸之一作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今既無由緣進言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竊轉語於人不見成

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忘去其心期之無已一無上以四字報見待惟且遲之且一作宜勿遽止罷止一作弃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聖也孫曰莊子德充符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傳曰君子俟命孫曰禮記君子居易以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厭飫者秪增媿耳良務寛大愈再拜

元稹與史館韓郎中書

補注元和八年正月乙亥以愈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郎中退之足下稹前與襄州文學掾甄逢逢游善逢即

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孫曰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孫曰濟隱青巖人服其操行約不畋漁採訪使苗公等五人孫曰苗公名晉卿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孫曰天寶十年適值祿山朝奏京師懇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其奏孫曰授濟大理評事充范陽節度掌書記祿山還至衛縣遣太守鄭遵意詣山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及其難俛首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祿山反狀潛兆慮不得脫乃偽瘖其口復隱青巖孫曰濟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衛令

奔𢩦誠信可託乃求使至衛具以誠告令弟澄密求羊血以為備至夜偽嘔血疾不能支遂舁歸

踰年而禄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刃逼名且曰或不可强斬首來徇既而甄生噤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舍之禄山亦不能致孫曰禄山使希德領行戮者李抶等二人封刃來名寮濟詐不起即就戮之濟引頸以待希德嗟歎以實病告慶緒繼逆虜而因之於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床諳元帥府至則號慓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至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

令從賊官因慙拜之受汙者莫不俯伏仰歎恨不即死於其地孫曰慶緒强舁濟至東京至德二載十月元帥廣平王俶平東都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之以愧其心以濟為秘書郎寶應初拜禮部員外郎且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愞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夫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理平則為公為卿世變則為虵為豕為鏡為梟者十

嘗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於其身祿食不進於其口於天寶蓋青巖之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皆百一焉積嘗讀注記補注國史為注記缺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孫曰大歷中濟卒于襄州有子曰逢顏太師補注顏真卿崔太傅補注崔祐甫皆為歌詩以美賢者之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云及逢既長耕先人之舊田於襄之宜

城孫曰宜城縣楚昭王廟堧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屛居歷年卒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耕節用以給足親戚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裏之守狀為文學始就羈於吏職積閒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寃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其所寃詣京師告訴於司吏氏盖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子僕短馬疲言簡行孤得不為驕閽之所排訶則權力者疑誕以臨之固無自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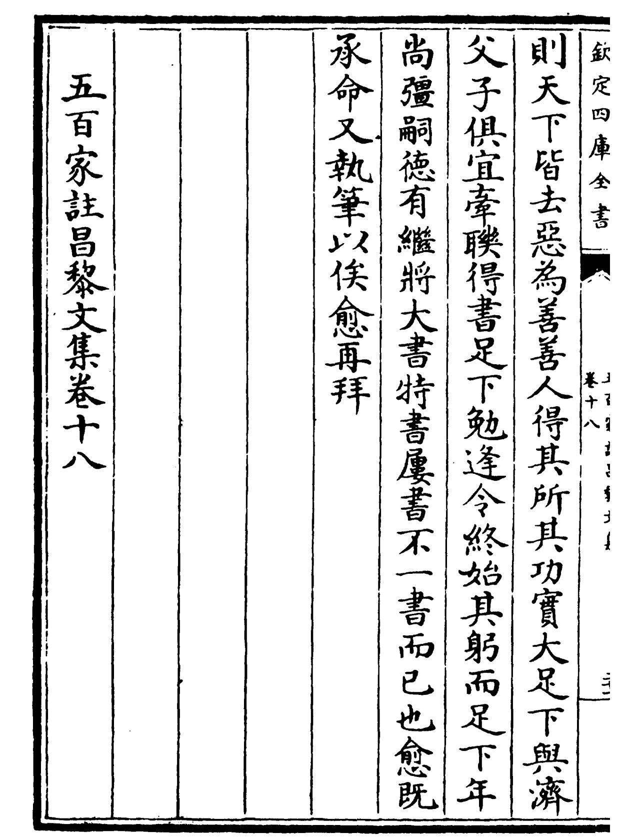
矣因曉生以自入之勢且告以執事者辱與稹遊願得所究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滓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邪然而誚笑之暇幸垂察焉

答元侍御書

集注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丐公筆之於史公答以此稹書見上嚴曰稹字微之實録云元和九年十月甲子韓愈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知制誥此書作九月五日葢九年在史館時也

九月五日愈頓首徵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祝曰甄姓也陳留風俗傳舜陶甄河濱其後為氏○甄音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歐本抗字作伉）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孫曰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徵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

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方一作十以標白其先人事白一作目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孫曰元和八年正月以袁滋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滋辟逢為文學掾且表其父節行與推皋同科宜載國史詔曰存樹風節謂之立名沒加褒贈所以誘善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於時嘗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履危機覩逆亂之潛萌不從脅污義聲可傳於竹帛顯贈未賁於松楸藩方所陳允叶褒典追加命秩以獎忠魂可贈秘書少監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





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八

謹案卷十七第九頁前三行注不嗜上一無有字刋本上訛士今改

第九頁後二行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刋本有訛是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十頁前二行車謂牙車也刋本牙車訛車牙據左傳杜預注改

第十頁前五行頭髮五分亦白其一刋本脫一字據考異及文章正宗增

第十頁前七行及八行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刋本女下衍子字又能不訛不能念字又誤屬下句據考異及文章正宗删改又注滿下一有眼字刋本下訛字有訛作又脫字字據考異改增

第十四頁後二行而小人得福為幸刋本為幸訛為不幸據考異及文章正宗删

第十六頁後三行注所載叔向母之辭刋本脫母字據左傳增

第十七頁前三行即人必大怪之也刋本必訛亦
據文章正宗及天德堂本改
第二十頁後八行注尉遲汾刋本脫尉字據王定
保增改
卷十八第一頁後一行注阮籍奏記蔣濟刋本籍
訛嗣應由誤摘其字耳今改
第六頁前三行題注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刋本
又訛未據本書改

第六頁前七行舉進士考異作凡舉進士者文義較優存異

第八頁後三行不復自比於人句前者注一作於前人者刋本從諸誤本作不復自比於前人者注一作於人前者按前者二字當屬下句而注誤本於其下據考異改仍以考異於人下注句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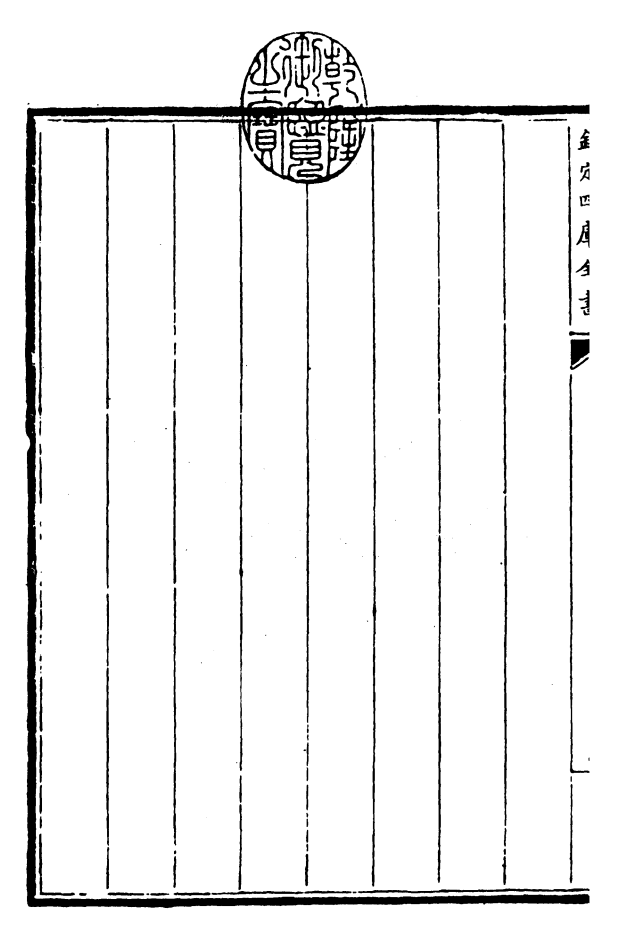
第十一頁前七行要自冐中無滯礙刋本要下衍

且字係沿舉正作要自以為難得諸本自或訛

且此並誤增也據考異刪

第十五頁前四行各自名家刋本名訛為據考異

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 臣 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 臣 陳文樞

謄録貢生 臣 潘沛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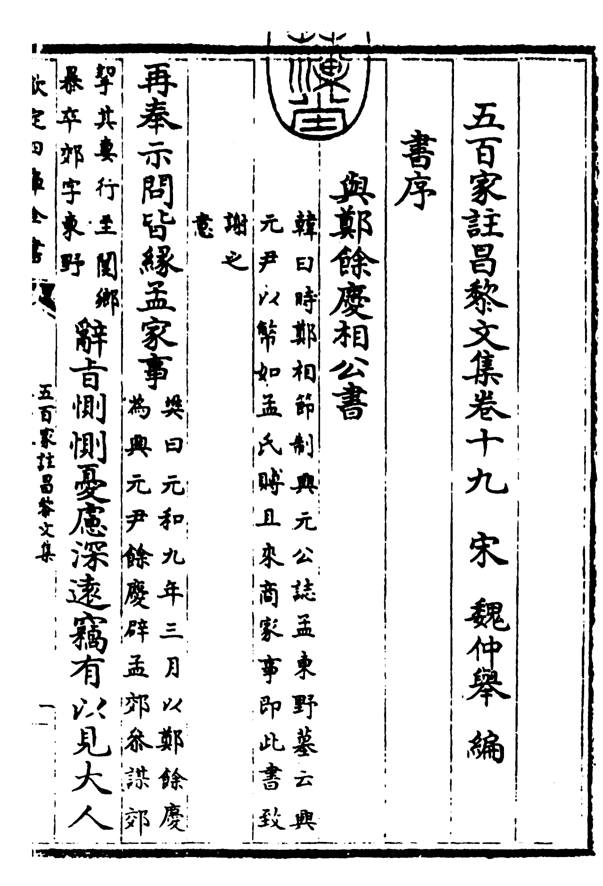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 臣 勵世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九　宋　魏仲舉　編

## 書序

### 與鄭餘慶相公書

韓曰時鄭鄭相節制興元公誌孟東野墓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

樊曰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興元尹餘慶辟孟郊𠫵謀郊挈其妻行至閿鄉暴卒郊字東野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

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欷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令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樊曰是年十月葬郊郊共費皆出鄭相及東野舊往還者以其餘財賙給其家郊無子孟氏兄弟孫曰郊二弟酆郢妻鄭氏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材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樊曰東野之妻兄弟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一作孟氏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孫曰宗師居母喪在東都令已

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嚴曰墓誌云十月庚子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以餘財付其家供祀樊名宗師字紹述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静守無大闕敗伏望不至遠憂續具一一咨報不宣愈再拜

與袁滋相公書

孫曰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為節度使帶平章事故公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令又薦於袁後狀薦于朝皆見集中云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孫曰元和九年九月滋自山南東道節度使從荆南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樊曰宗師字紹述時居母喪持服在東都除服公薦之於滋韓曰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孫曰貞元十四年九月宗師父山南東道節度使澤卒悉推與諸弟孫曰宗師弟宗懿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饑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孫曰宗師家饒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而不荅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

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一作以）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閤下篋櫝尚有闕少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韓曰說文云懾失氣也貿）涉切謹狀

## 與鄂州栁公綽中丞書

韓曰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孫曰元和八年十月以公綽為御史中丞充鄂岳沔蘄安黃觀察使

淮右殘孽嚴曰資治通鑑云元和九年閏八月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領軍務十年春縱兵侵掠騷動東畿命忠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其後師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察用兵形勢退之與鄂州栁中丞二書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示及則此書蓋在十年也孽歐本作賊尚守巢穴一作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孫曰莊子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頡奚結切頏胡江切

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屬連也之六切不聞有一人援桴鼓祝曰桴鼓槌也左氏右援桴而鼓陸德明釋文引字林云擊鼓柄也○桴與枹同一音浮

搢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日一作月助寇為聲勢而已閤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三一作六陳師鞠旅孫曰詩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鞠告也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樊曰元和十年詔公綽以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謂吾書生不知兵耶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謂曰以

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候三牒授之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將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恩畏威遂盡力當時服其知權士卒家有疾病公綽厚給之人皆感喜故每戰皆捷斬所乘馬以祭蹀死之士祝曰蹀蹋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蹀通俗文云小蹋謂之蹀樊曰公綽所乘馬蹋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或曰圉人不自備耳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必殺之補注柳氏叙訓及新舊唐史並以殺馬為公綽為襄陽節度使時事司馬溫公考異正引公此書證之云乃鄂岳時事叙訓舊傳誤新史承之亦誤○蹀徒計徒兮二切一作蹄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

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将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孫曰孫子将者人之司命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歐本無之徒二字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

之地孫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蝨之聚感兇竪喣濡飲食之惠孫曰兇竪吳元濟也其父少陽死時元濟年二十二莊子云魚相喣以濕相濡以沫○喣音詡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為之騷然孫曰元濟叛引兵屠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許州及翟陽人多逃伏山谷間其為驅剽者千餘里關東大恐丞相公卿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祝曰列子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韓曰貙獸名說文貙獌似貍者○貙春居切畏懦蹙

蹜（韓曰蹴蹜足廹也上子六切下所六切）莫肯仗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閤下能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陣（行戶郎切）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頴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閉）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蜀志劉備為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豈以為閤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

適機宜而風彩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輙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欣悚益字一作實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嚴曰荀子云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喜悦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一作序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羇旅别離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餽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

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嚴曰退之論淮西事宜狀首言諸道發兵或二三千人與賊不相諳委難便前進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識賊淺深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顧自備衣糧以討寇賊若今名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與此書所言之意正同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名募數千樊曰公此議詳見論淮西事宜狀閣下以為如何儻可上聞行之可否一无可字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

宜不惜時賜示及

樊曰憲宗元和十年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視淮西行營觀用兵形勢還奏攻取策多合上旨時鎮州節度王承宗淄青節度李師道謀緩蔡兵遣盜刺殺宰相武元衡又刺度傷首而免議者欲罷度安二鎮上怒曰若罷是賊計行遂拜度為相以主東兵其後討蔡不利羣臣請罷兵獨公與度意合獻淮西事宜宰相不使公降為右庶子十二年八月公卒從度于蔡十月執元濟淮西遂平公綽則被讒十一年為李道古代還矣平蔡之功不與也惜夫

幸甚不宣愈再拜

答魏博田弘正僕射書

韓曰弘正初名興為魏博節度田季安兵馬使季安卒子懷諫立委政家奴衆脅弘正使主軍務於是弘正與之約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宗嘉之詔嗣立為

節度使元和七年也八年賜今名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樊曰元和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本傳略之見李吉甫傳尊體動止萬福動止一作起居即日愈蒙恩改職事樊曰按憲宗實錄元和九年公以考工郎中知制誥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嚴曰此荅田弘正書言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又言頃者又蒙不以鄙薄令撰廟碑今以碑攷之云元和八年則此書亦在八年冬矣欣慰殊深賛善十一郎行孫曰弘正子布肇犨早牟章已曾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韓曰猥并雖也鄔梅切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

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樊曰元和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奉詔為弘正作先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一有求字因問粗述下情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一作閒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内外所宗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恨以官守拜奉末由無任馳戀謹因使廻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補注李尚書名絳或作李實尚書者非是嚴曰李尚書即李絳耳絳退之同年進士以元和六年冬同平章事九年春罷爲禮部尚書十年春檢校戸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書云作離闕庭則此書在十年也

日來一作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乍離闕庭孫曰元和十年以禮部尚書李絳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伏計培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奬知待最深最厚韓曰絳與公同年故相好如此嚴曰絳爲相擢退之爲太史故云於久故遊從之中蒙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一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竒少荅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

言笑東望隤涕有兒女子之感獨宿直舍（英曰公時以考工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閤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踈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掛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為國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答友人論京尹不臺叅書

韓曰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叅後不得為例一本題作京尹不臺叅答友人書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叅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一無使字尚不臺叅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叅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叅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洪曰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事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録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叅之理當時敕放臺叅後

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叅也。唐本事須臺叅下云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况京尹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叅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

夫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一無夫字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樊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叅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帝復留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傪李紳在焉紳昧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辯之者又謂公戲紳以附進吉獨王黄州荅丁晋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

停推巡孫曰謂巡推官也縁府中褊迫是實若別差

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孫曰荀子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容多不及自修報伏惟照察

送陸歙州傪序并詩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歙州孫曰陸傪字公佐吳郡人貞元十六年名為祠部員外郎十八年執事者上言其才請為劇曹會東方守臣表二千石之缺上乃以傪為歙州刺史朝廷夙夜之賢孫曰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都邑游從之良從一作居齎咨涕洟孫曰易萃卦之辭齎咨嗟歎之聲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齋（將西切）咸以為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孫曰宣歙池三州觀察使治宣州）歙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或謂先一州而後天下（或一作咸）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泄攄也）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華一作美）我佩之光（一有兮字）陸君之去兮誰與翺翔（一有兮字）斂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矣一作兮）胡不為留（為去聲）我作此詩歌于逵道（孫曰逵大道也爾雅九達謂之逵）無疾其驅天子有詔（黃曰是歲四月二十八日修未至州卒于道）

## 送孟東野序

孫曰東野名郊貞元十二年登第間四年調昇州溧陽尉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

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為一作有）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一作以鳥獸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祝曰推敓強取也廣韻引古周書敓攘矯虔敓古奪字一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

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一無於字）咎陶禹（咎或作皐）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嚴曰古者有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言使之振文敎於天下也楊子云所謂金口而木舌是也）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歐本無於楚二字嚴曰莊子疏云荒唐廣大也夫荒者大而不治唐者免絲别名免

絲無根以況言之無根也莊子著書三十三篇其道以老聃為宗蓋有意乎救道德之本至若盜跖漁父雖若詆訾孔子然其終篇論古之道術乃自廁於諸子之列而孔子不與焉則其尊吾聖人也至矣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屈九勿切）臧孫辰（孫曰臧文仲名辰魯大夫）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孫曰申不害韓昭侯相有書六篇）韓非昚到（祝曰昚到在申韓前申韓稱之有書四十二篇昚古慎字）田駢（孫曰駢齊人著書二十五篇居稷下號天口駢○駢蒲眠切）鄒衍（孫曰衍居稷下著書四十九篇號談天衍）尸佼（祝曰佼魯人商君師之鞅死入蜀著書二十篇號尸子死因葬蜀○佼古交切又音絞）孫武（嚴曰武吳人著書八十二篇言兵法）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

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未嘗絶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淳洪曰舊本淳字作浮當從舊本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補注章法度也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樊曰子昂梓州射洪人蘇源明孫曰源明字弱夫京兆武功人肅宗時官秘書少監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樊曰文章之盛三代以還無出漢唐而漢四百年司馬相如為之唱唐三百年子昂為之唱公於文章少所推可而每論漢唐未嘗不以二人

為稱首 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一無東野二字其高出魏晉一作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嚴曰盖為溧陽尉時也有若不懌者然一作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 送許郢州志雍序

韓曰志雍安陸人貞元九年登第十八年刺郢州時于頔節制山南郢為屬邑頔斂民方急故韓公因志雍行序以規之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頔孫曰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頔音迪累數百言其大要也一無也字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一作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

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出之材（一無出字）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荅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已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孫曰事不從者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孫曰府謂觀察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而不以情信乎州（一有縣字縣一作縣）是刺史不安其

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既一作即令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一作從愈

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一有也字

送竇平從事序

韓曰竇平貞元五年登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孫曰甌今温州閩今泉州皆古百越之地○越一作粤於天文其次星紀孫曰次謂十二次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為丑吳越之分野其星牽牛孫曰漢地理志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連山嚴曰連州西南百五十里有黄連嶺隋文因此名州隔其陰鉅海敵其陽補注陰陽言南北也○敵一作敵非或作敵

是皆島夷卉服之民孫曰島夷卉服禹貢之文海曲謂之島卉服草服葛越之類○皆一作維夷一作居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一作疾瀕海之饒瀕水厓毗賓切固加於初是以人之於南海者之於一作之之如東西州焉皇帝臨御天下二十有二年洪曰德宗大歷十四年即位至貞元十六年凡二十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孫曰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充嶺南節度使盡牧南海之民牧一作收署從事扶風竇平孫曰平扶風平陵人貞元五年登第平以文辭進於是行也是一

作其其族人殿中侍御史年樊曰年字貽周貞元二年登第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孫曰年為東都留守判官時公自徐州休居于洛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荅於知己不憚行於遠也趙云不憚我於行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孫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韓曰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節舊本節字作正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閒暇肇置三令節洪曰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一本止云肇置令節非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少儀韓曰少儀大歷二年登第於是總

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醆阻限切斝古馬切舊本序行作有序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巍冠愉愉如也趙本作與與如也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樊曰按家語孔子云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孫曰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樊曰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其曰宣父操按琴操如將歸猗蘭龜

山皆孔子所作也孫曰琴操者謂困阨而不失其操也賡續也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孫曰舞雩請雨之壇在沂水之側嚴曰論語云風乎舞雩詠而歸今闕里宣聖廟西南一里有壇曰雩周回八十步高二丈臨沂水即浴乎沂風乎舞雩之地也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暤下第序

樊曰按序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南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眏映暤照昫無有曎者豈曎後改名暤或昫耶○諸本或作齊暤或作齊曙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也（一無之人二字一無之人也三字）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尅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一無詳字）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去口舉切一無明字）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謂之忠（集注襄三年左氏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

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也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其後范宣子殺羊舌虎叔向虎之兄也因之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祈奚聞之見宣子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

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踈與遠不敢去也衆人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人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祝曰怫鬱也莊子謂已訣人則怫然作色○怫音弗有內媿之心若是者是一作然俗所謂良有司也庸受之

訴不行於君孫曰膚受者如膚受塵垢久之乃見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

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一難作艱為人向道者向一作嚮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焉一作之

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令舉天下人焉則非令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一作生於私其所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孫曰論語必世而後仁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

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韓曰貞元二年正月齊映拜相明年正月貶夔州徙衡州久之為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十一年七月卒〇一無鎮字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豈枉我哉豈一作其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不得志矣一云既至矣一云既屈矣而曰我未至也不以閔於有司

孫曰禮記儒有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注閔病也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樊曰按登科記映大歷五年昭貞元十年曎十一年煦元和二年踵登進士第而曎亡焉

##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令將歸覲其親覲一作拜不得朝夕見顧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密來太學舉明經者累年不獲其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令將易業而三禮是習樊曰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

有史科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傳為小經○孫曰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願先生之張之也容將以為鄉榮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儀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

## 送李愿歸盤谷序

樊曰貞元十七年作時公年三十四脫汴徐之亂來居洛方且求官京師欝於中而見於

外故其辭如此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補注此序孟州濟原有石本其間異同當以石本為正今文注其下

太行之陽有盤谷孫曰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宅處也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於一作于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

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孫曰旄旗類以髦牛尾注於竿首故因以為名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塗供給之人各執其物物謂各操持者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畯今本作俊道古今而譽盛德而今本作以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便安也毗連切秀外而惠中飄輕裾裾領也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今本作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為也今本作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

野處升高而遠望（今作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茹食也）釣於水鮮可食（孫曰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鮮小魚）起居無時惟適所安（今本作之安）與其譽於前（一作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一作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維繫也）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韓曰趑趄行不進皃孫曰趑趄踧踖也○上七恩切下七余切）口將言而囁嚅（祝曰楚詞喜囁嚅而妄作注囁嚅小語謀私貌廣韻作多

言非孫曰囁嚅不敢出口也○上之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之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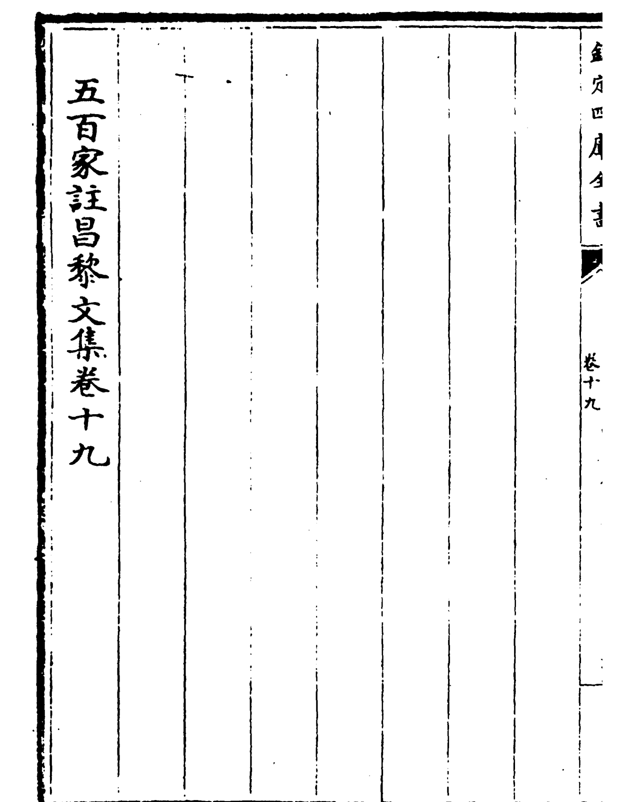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一作下維子之稼一作可稼可穡一作可稼可食盤之泉可濯可湘。祝曰釋文湘烹也采蘋于以湘之可湘一作而沿一作可沿一作可遊盤之阻阻屈折也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窈於兆切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今本作殃虎豹遠跡兮

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孫曰不祥謂魑魅之屬○禁一作禦飲且食兮且一作則壽而康一作既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音忘膏吾車兮膏音告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韓曰徜徉徘徊也孫曰博雅云徜徉戲蕩也○上辰羊切音常下余章切音羊

唐人跋盤谷序後

隴西李愿隐者也不干譽以求達每韜光而自晦跡寄人世心游闕清樂人智於闕之間信古今一時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叙而送之于闕縣

大夫博陵崔俠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于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闕歲建丑月渤海高從闕一字。樊曰按貞元十七年歲在辛巳歐陽公集古録云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為當時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然當時送愿者為不少而獨刻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九